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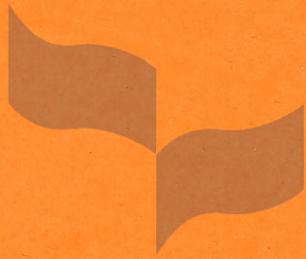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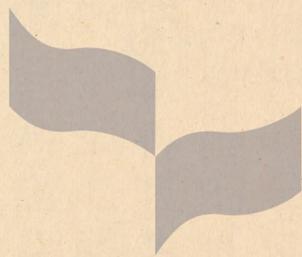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官

南陔古哀反季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季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有真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真義

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

吳攔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歛後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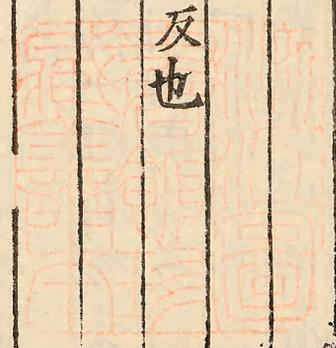
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澁幽厲尤甚禮樂之

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崩六篇已亡亦為不見

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

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

或由施之終望非若歌之可習。○曰鄉飲



酒奠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
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是此遭戰
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由
毛公爲故巡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
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管遂通
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
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
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
曰毛公推改什管子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
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莫麗之後初一曰南陔
二曰白華
三曰華黍
四曰由庚
五曰南有嘉魚
六曰崇丘
七曰南山有臺
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奠禮奏樂之序皆合

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奠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奠笙崇立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奠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
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立下
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
既得之矣而由庚崇立尚仍毛氏之舊今鑿
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
意篇題之下必有諧易如投壺魯鼓薛鼓之
節而亡之百其說不爲無理欵國語叔孫穆
子聘晉伶蕭誅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
與蕭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
和而歌乎

南有嘉奠樂音浴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由誠
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王繼

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踈弃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昂昂強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興雖皆興也

漢之間魚所產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者鱖鰻鱣鱒鱖鱗鱉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鱖鱣鱒鱗鱉

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

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也○**禮記**曰**烝王肅**

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罩**籠

助角反也孔氏曰釋器云籠謂之罩李巡曰籠

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禮記**曰**罩**罩取之不

已也○**禮記**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

○**禮記**曰**式**用也**廣雅**也○**禮記**曰**得賢置酒**

歡情怡暢故樂○**禮記**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

宴以樂此所謂樂也賢者美之也○**禮記**曰**別**

本作烝然說文亦在烝字

嘉賓羣飲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

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

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

酒嘉賓**式**宴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賓嘉賓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嘉賓以而苦且反

汕 檣側交反也鄭氏曰檣者今之檣罟

也○孔氏曰釋器曰檣謂之汕○李廵云汕以

薄取魚也而樂也○**汕** 淮南子曰昂者抑之昂

籠之如昂下捺之如汕淮南子曰昂者抑之昂

者舉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

無方也

南有南 膠屈虬反木甘瓠音護瓠 累力追反之君子有

酒嘉賓式嘉賓 瓠之

膠木解見周南○**瓠** 氏曰累蔓也陳氏曰瓠蔓

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累之○**瓠** 氏曰瓠

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膠木下坐以

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膠木甘瓠累之
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翻翻者離音佳 丞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奠又

思

離解見四牡○賢者羣然如驩之來集

也○思皆為辭嘉賓競來用此酒與之

奠又奠也類與之莫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

之思語辭也又思既奠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

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上字協韻為

思慮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未句思字

協韻也

南有嘉賓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台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艸木疏曰夫須莎

艸可為築筮都人士云臺筮萊艸也陸璣艸木

疏曰萊艸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為茹調

之萊烝也**台氏曰**只辭也**北氏曰**無期無期

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艸木如周大國多賢

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艸木以喻國

之有賢者君必一一為說則拘矣**台氏曰**君

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

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

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疏

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
曰壽大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
夕晝夜節宣其氣勿瀛其体苟不近賢者則非
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
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
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
子德音不已

國風南山 **疏**曰杞其極如樗一名狗骨○**鄭氏**
注曰已止也不止者言最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音女反樂只君子遐不

脣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 **○** 栲山栲杻憶也 **○** **○** 遐遠也 朱氏

曰遐何通 **○** **○** 脣壽秀脣也 **○** **○** 茂

盛也 **○** **○** 遐不脣壽猶云不遐遠脣壽乎

南山有栲 俱甫反 北山有棟 音庚 樂只君子遐不

蕃喬 音苟 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 **○** 栲枳栲 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栲來巢則

栲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蹠云栲極高

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屈數寸散之甘

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棟鼠梓

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蹠曰其楸葉木理

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 菴黃

豷也 孔氏曰老人髮白覆黃也喬老也 孔氏曰

孫炎云喬面凍梨色如浮垢艾蒼保安也

南山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畝○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

必以為四夷之畝也

蓼波蕭斯零露漙息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斐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畝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

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漙漙歛

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

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

舒其情意無留悞也○畝樂劉氏曰寫者傾其

瞻仰之心也○**卷六**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

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

也其心嚮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禮禮終其美

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卷六**曰有譽處兮謂君

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

保也

夔服蕭斯零露灑灑如芋反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灑灑露蕃貌龍寵也爽爽也○**鄭氏**曰

為龍為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及已也○**毛**

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榮矣故皆願其壽考而

求不忘終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
德施之替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

奕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乎哉

蓼蕭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旣見君子孔奭豈開

在反受音梯宜兄宜弟令德壽且

毛氏曰泥雷濡也○**鄭氏曰**孔甚也○**黃氏曰**

奭奭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

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旣如是宜其

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

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不在其中矣

諸侯旣報天子之樂樂於是祝頌之曰侯幾

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

且樂乎亦為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疎

也

蓼蕭蕭斯零露灑灑奴全反旣見君子儻徒彫反

革冲冲勑号反和鸞雖雖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條鸞也革鸞皆也孔氏曰郭

璞云鸞鞞也馬鸞所鞞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

革條皮為之故曰條革冲冲垂飾貌○後漢志

注曰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

和者在軾魯誦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

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

曰四職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

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岐所也○**曰氏曰**

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條

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

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脩車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滅反露天子饗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晉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奠謂與之奠餼酒也諸彥朝覲會同天子與之奠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爽餼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

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爽餼私

奠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

親也醉而不出是潔宗也鄭氏曰天子奠諸侯

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奠為說耳○孔氏曰

伏生書傳曰饒侍其宗歾後得蕤蕤私者何而

與族人餼餼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

與此傳同諸侯奠禮曰宵則度子執燭於阼階

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燭於門外賓醉北

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

人於門外雷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

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露於

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服於諸侯非至

醉則不止舉其奠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

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

湛湛露斯在昶豐艸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丘氏曰言在所

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

曰秀成也○**歐陽氏曰**言在昶豐艸杞棘者以

露之服艸木如王恩服諸侯爾○兔氏曰王者
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思
洽也

湛湛露斯在葭杞棘顯允君子戡不令德

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為

實者也○歐陽氏曰令藎也○歐陽氏曰令德令

儀者言此與葵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

忠顯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

章言厭厭夜飯後兩章言令德令儀歛則雖過

三章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且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戡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程氏曰離離墜也程氏曰

離離猶累累○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

其實離離歛亦喻諸侯在蕙有威儀爾孔氏曰

言其纏藉自持威儀不亟醉亂詩人比事多於

卒章別引他物

澹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浙江圖書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官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盂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法懷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欵後事証伐

莊公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服故為之

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事証

伐以正諸變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欵則強陵

弱大并小而黨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

曰彤弓廢則諸變發矣○**公**曰周室東遷之

後賞罰無章欵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

人則先王盛時可如矣○**東**曰所謂事証者

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
伐之濫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
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召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戎有嘉賓中心既之
鐘鼓饒設一朝饗之

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

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

色赤綠弓漆之色異也賜弓赤一而異十以赤

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

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夔官司弓矢唐弓大

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

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

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

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謙

謂射禮也弢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弢弓

反謂弛之而體反也○**容氏曰**言者語辭也○

呂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

以待賜也○**毛氏曰**既賜也○**鄭氏曰**朝早朝

也孔氏曰奠或至夜饗則如其獻穀禮成而罷

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奠是饗不終日也大

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

豆盛於食奠周語曰王饗有體薦奠有折俎公

當饗卿當奠是禮盛也○**孟樂劉氏曰**行慶賞

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

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

必曰中心既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

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

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
僕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

鐘鼓

大樂也饗盛禮也

○

宋史

曰彤弓詔兮受

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
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賓辟貺之
非由外也鐘鼓旣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
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雷顧惜
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庫兵
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
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錢券而暮屠戮者
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
有印剗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戎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旣

設一朝右音又之

其藏之無敢不弔也 ○ **其藏弓也** 載以抗之 橐以韜之 則以言

謂設饗禮勸其功也 ○ 王氏曰 尊而右之

形弓招兮受言橐古刀反之我嘉賓中心好呼

報反之鐘鼓說一朝疇市由反之

橐韜吐刀反也 釋文曰弓衣也 疇報也

疇之者說獻矣又疇之也 主說獻賓說

配則報施足矣 於是有所疇焉 則所以為厚也 鄭

氏曰 餒酒之禮 主人獻賓 賓酢主人 主人說餒

又酌賓 謂之疇

形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于丁反者義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

展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

材者歌樂人君敦學國人秀士選人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序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攷矣蓋以為教之以季矣忠信詩書禮樂養其意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成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

呂氏曰成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蠶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准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東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

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艸木疏

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如之處葉似邪

蒿而細斜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

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處育人材如阿之處莪

菁菁欽昌黎韓氏曰君子之處育人材若大陵

之處育嚴州能使之菁菁欽盛也昌黎韓氏曰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

揚氏曰謂此君子樂且而有威儀耳鄭氏曰以

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

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

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為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泚泚中也

菁菁者莪在葭中陵說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

具五具為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貨

五品大具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百一十杜具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

五十么具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

十小具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

小具一寸二分以上三枚為一朋直錢一十不

成具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王

莽多舉古事而行五具故知音者貨具焉錫我

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葭厚之以祿則士之才

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為厚祿

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至之多也

汎汎芳艸反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揚木爲舟○**載則也**○**鄭**
休者休休然○**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
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變大雅說附

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從**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行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何州

不黃四十四篇皆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
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兩無正
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
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
在此王肅王甫謚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
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
第改爲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
以爲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
也毛公作故詛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
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
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相不得同位此其所挾
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
相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誑曰
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

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義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采芣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芣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閱其勞所謂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陂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負麗

廢則濃度缺矣南陔廢則季友缺矣白華廢則廉
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
繇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
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繇理矣蓼蕭廢
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愛
戶雅反褻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
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
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
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
沒文憲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
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
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
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憲之境土故序詩者

詳託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終是變矣六月樓樓音西戎車饒飭音殺四牡駉駉求龜反載是常服獫狁孔熾尺志反或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六月建巳之月也○**樓樓**同樓樓

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樓樓簡閱貌○**鄭氏曰**

戎車其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

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

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萃猶屏

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

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反萃數未盡聞也○**孔氏**

曰飭齊正也**廣樂**劉氏曰戎車饒飭者謂甸出

曰飭齊正也**廣樂**劉氏曰戎車饒飭者謂甸出

乘車必簡閱其車甲半馬士卒干戈以為精強

也○**三**曰**騃**騃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

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

強壯乃載是常伐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

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韠韋為弁又以

為衣春秋晉卻至衣韠韋之附注是也周禮云

韋弁段弁服皆繫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

為衣白繫裳白舄也○**宋氏曰**孔甚也○**毛氏**

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

為曰則王子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

佐天子豈王自証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

左傳欒盂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

國人而詔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

與此正同匡正也記六月者當要出兵明其急

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變不興師宣王六月也
師以獫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獫狁
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士之濱
巽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戎服
戎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齊同也**○**物毛物也孔氏曰

更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
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

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
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比氏曰既比

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比

尚強不敢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
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棨其四驪

田獵齊足而曰四黃競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驎是中騮驪是驂是也

周禮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

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呂氏**曰師

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二十

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

戊子曰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

也月在天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

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

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

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此物四驪兩之維

則者既言駟牲駟駟矣又追本其此物而閑之

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戎服者既言載

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戎服統成戎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無錫曰**所以出証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牲脩廣其大有顛王容反薄伐玁狁以秦虜公有嚴有翼共音恭孟之服其孟之服以定王國

曰脩廣大也顛大貌奏薦虜大公功也

嚴威嚴也翼敬也○**錄**曰有嚴有翼言將帥

之德也○**天**曰共與僕同○**鄭氏**曰服事也

○**三**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氏**曰凡

兵事驚尚於嚴黨先於敬其孟之服者如此則

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

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

戎十餘繩證反以先君行戶郎反

鄭氏曰如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

也○**孔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獫狁者爾雅曰周

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孫炎曰周岐周也以隼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

京為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孔氏曰鎬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

公亟自晉公亟自楚也虜安洛陽代為帝都而

濟陰有虜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

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

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

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

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懣

幘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孔氏曰鳥章鑿華

鳥章也孔氏曰鑿置也華急也畫急疾之鳥

章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

其餘也白旆繼旒者受受鮮明貌孔氏曰旆繼

旒垂之云白茂繼旒者茂與旆古今字也此旗

而言旒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灑織也將帥

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

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為繆

各畫其章又絳為旒書名於末為灑織以著於

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

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灑織也大傳謂之灑號

今城門僕射所灑及亭處者絳衣皆其舊象也

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屈半幅楨

末廣終幅廣三十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

事若有死者交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如生之徽

織元大也愛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

厥也周曰元戎先皂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

疾先皂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

先皂也○**田氏曰**軍南曰后後曰殿元戎十乘

以先軍行之首者所謂選鋒也兵濃兵無選鋒

曰比史記三王世家云虜御府之藏以賞元戎

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后行韓嬰章句曰元戎

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馱

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

突先启敵家之行伍也○**兵樂**曰言獬豸

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隄獲又侵于鎬漸進

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

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宋**曰是

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
津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本又佐旆○
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
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
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信其乙反既
信且閑薄伐獫狁音泰大原文武吉甫萬邦
為憲

輕車之覆而肯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
漢書馬援疏云居肯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
人軒注言為人無所輕重也○

之貌○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
陽曲○
文或有人武也吉甫尹吉甫

也○**荀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濼也○

荀氏曰戒車饒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

之如軒是造調也四牡饒壯健矣且復閑習苑

氏曰凡兵之動戡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

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

脩廣其大有顯五章曰四牡饒佶饒佶且閑○

毛氏曰薄伐玁狁豈予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

氏曰治戒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

也○肯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豈

于涇陽命將正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

猶蠱蠹之螫咬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

之則吉甫之功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

萬邦以為憲也

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彘仲居朝所以
輔其德也。若無季友忠信之臣，蒼君之心則雖
征伐有功於外而不諶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
腹也。或狄四支也。故季友之臣曰：納王於諶而
敦厚之，然後或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
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願之臣與之同志者，
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亟矣。妨
功害能之人亟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
議勝收哉。○東萊曰：酒誥曰：別大叟友內史友，
君固以臣為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
辭爾無義，側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弓此蓄側，其
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

正象其四翼四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筆第音
弗象能鈎膺備革

興也○**薄言發語辭**○**毛氏曰**

芑菜也陸璣艸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

色稱其菜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煮為茹青州

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

○朱氏曰此卽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

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

畬孔氏曰釋地文蓄者災也孫炎曰蓄始災殺

其艸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

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艸為蓄是方叔卿

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泣臨也○**鄭氏曰**兵車一

乘中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辰樂劉氏曰其車

三千則為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七千○蘇氏

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耶○朱氏

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

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

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

釋氏曰師千猶今云兵中也辰樂劉氏曰師衆

也千楯也言楯則戈矛孤矢在其中試肄習也

○**鄭氏曰**率者率其戰車士卒而行也○**孔氏**

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欻甚壯健朱氏

曰翼翼顯序貌○**鄭氏曰**直交貌○**陸氏曰**路

車金路也金路交飾孔氏曰瞻瑕洛矣鞅鞞有

爽瑕茅蒐染為爽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

以方文竹簟之席為之蔽飾炙服解見采蔽○

鄭氏曰鈞膺煖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

有鈞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

樊纓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
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障革解見

藜蕭○呂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方盛

處○呂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歛後用之

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

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

之治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兮三十里與駿

發余私綫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治即行

伍營陣也○呂氏曰泣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

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

服飾之美○卷又泣佗泣曰本又佗泣

薄言采芑于假新田兮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

千旂旒斐斐方叔率止約軹祈支反鎔衡八鸞瑤

瑤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瑤瑟珩音

齊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

交龍為旂龜蛇為旒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旒

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旒旌象輅

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為上旒為下此言上

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軹辰較之軹

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軹辰較朱而約之

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鐔衡文衡也孔

氏曰鐔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

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

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璿

璿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辰

樂劉氏曰方叔出幸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

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皇猶煌煌也。瑒瑒聲也。葱蒼也。三命葱
李氏曰葱珩乃蒼王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
之色。○孔氏曰玉蒸云三命赤黻葱珩三命垂
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
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屈樂劉氏曰始
行之時其命服與其革佩所以示衆也。○劉氏
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
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大乞人乎
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
足以存其身。若乃家父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
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
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虛加之也。歛後稱于人
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
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

豈詩父兄已均其苦歛後為用哉故用民者矯
 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
 矣惡可以久也詩云躬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
 瑤瑤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服四牡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
 小人以為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

有瑤佗有劄曰本又佗瑤

號惟必反振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鉦音正人伐鼓陳
 師劄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進
 顛反

○**集** 集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集** 集也

○**集** 集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集** 集也

○**集** 集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集** 集也

重師也○名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

○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入焉言鉦人伐鼓至

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鏡也似鈴柄中平下通

然則鉦即周禮之鏡也說文又曰鐃鉦也鏡也

則鐃鏡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鐃鉦

也形如小鐘是鐃亦名鉦也鐃似小鐘鏡似鈴

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

陣獨然此文在陳師芻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

○董氏曰周官田鳴鏡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鏡

二物也但司馬有鐃鏡鐃而不言鉦故肯世疑

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進也今詩

謂陳師芻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

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

五百人為旅○名氏曰芻也鄭氏曰陳師皆

旅亦互言之○**鄭氏曰**旅尤明信也○**王氏曰**

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

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入曰

振旅復衆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

兵以戰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

用治兵禮戰止至還進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

也釋文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

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肯賢勇力也入則尊

者在肯復常法也屈尊出入先後不同而去禮

一者坐任歸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

振旅伐鼓闐闐狀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

鄭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

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恐疾亦其終所止與兵雖

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
暴怒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
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鈺○**雷**曰集淫伦伐
鼓齋齋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伦振旅
嗔真

蠢天允反僉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馬壯其猶
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賊車嘽嘽吐丹反嘽嘽
燁燁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猷猷蠻荆
來威

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詁云不遜

也高璞曰蠢動為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

無知之義蠢荆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

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宋**

大羆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

毛氏謂五官之眾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為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

也輒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眾也燿燿盛也爾雅曰疾雷為霆辜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釋氏曰卒章言成功用言其斂伐之

由蠢爾之變乃與大邦為讎方叔其壯其猷朱氏曰方叔元老其壯其猷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正而輒獲載車之盛如霆如雷○宋氏

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爾雅曰劉歆廣雅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

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戶戒反

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罷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米
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
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
已無二道也蓋政事之不脩而囂囂然務以外攘
夷狄為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遠所以為亂亡
之資也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
事攘夷狄則肯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
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
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戎車斃攻戎馬斃同
四牡龐龐麇同反駕言徂東

詩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考

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具故

曰攻同齊也示靡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

毛尚純色故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

也董氏曰按空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屋蓋

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孔氏曰言備車馬以

如東靚也

田車饒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艸駕言行符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

曰阜謂肥壯○孔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艸以

為防孔氏曰大艾殺野艸以為防隄任田獵之

場殺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肯誓士

戒眾在其間止舍也禍纏旗以為門孔氏曰其

防設周衛而立門以紘毛禍布纏通帛旗之竿

以為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竝為二門用四旗

四福也裘纏質以為櫛孔氏曰以裘纏楹質以

為門中之闈制車執之裘兩邊約車輪者也○

禮記列反間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
筓竿之間各容一握積入四指為四寸是門實
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馳走而入門不得
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叙和出此言
驅自入不同者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
在者也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
故軌出為左右與此終始各舉其二擊則不得
入孔氏曰其軸頭繫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
以罰不工也左者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
子六軍平為左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
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
部伍歃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戰既畢士卒出
門乃驅禽納之於防歃後焚此防艸而射之焚
所焚之艸也天子發歃後諸侯發諸侯發歃後

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為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遺也○爾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艸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曰韓詩云東有圃艸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艸也

之子于訖選徒器器五刀反達兆設旄搏音博獸音虧音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也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為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歲樂劉氏

曰大可馬中變教茨舍遂以苗田○孔氏曰苗田猶狩復習軍行州亦問事教茨舍亦教置器
擊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
謹譁而云置器之聲故知唯數者為有聲○朱
氏曰選數也置器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置
器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
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旒於車而設
半尾於旒之管○孔氏曰教鄭地今越榮陽○
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
往搏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東漢三教山
名晉師拔鄭在敖鄙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青
別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醫蒼可以設伏所
謂東有南州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
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

徽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殿四牡四牡奕奕金鞅音昔會同有釋音

奕

官

奕奕連絡布散之貌○音久曰諸侯奕

芾金鞅為達屨也鄭氏曰金鞅黃朱色也○孔

氏曰加金為鞅故謂之金鞅天官屨人注云鞅

有三等夾鞅為上冕服之鞅下有白鞅夾鞅為達

屨者白鞅夾鞅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夾

鞅則所尊者鞅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

達者也此鞅也而曰屨屨為通名○王氏曰諸

侯人君宜朱鞅而此夾鞅者會同故也准其臣

庶則朱鞅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鞅會

同於王則夾鞅臣道也故此會同有釋則夾鞅

也時見曰會敬見曰同○宋綴陳列聯屬

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也
而不絕若繹絲然也○**禮記**曰度會諸侯於東
都此章是也○**禮記**曰駕服四牡四牡奕奕言
諸侯來會也○**禮記**曰交芻金鳥者服其
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
也

決拾既候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于
智反

禮記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

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
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韞打也著左臂

裏以韋為之○**禮記**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
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也○**禮記**曰候謂

以手指相候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

釋名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鄭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

會也○**釋名**曰凌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凌而

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造矣○**釋名**

釋名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宋氏**曰使諸侯

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釋文**曰字積也詩

曰助我舉此字○**東萊**曰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

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駟不倚於寄反不禿其馳舍音拾矢

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釋名**曰不倚不偏倚也王

氏曰倚不正也○**宋氏**曰馳驅之灑也辰樂

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釋名**曰射者之工

矢發制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釋名**曰向日

四牡馴既言力之強今日四黃馴又言色之純也兩駮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无其馳言車行節而濼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
益平曰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无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謹射者為之詭遇則獲不欬則不能中使御者不无其馳而舍矢如破欬後為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詁云徒御不驚輦

者也輦人晚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御

車御也驚如漢書夾軍中驚之驚○**朱氏曰**大

庖君之庖○**朱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

謹譁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歛馬鳴

之聲見悠悠歎旆旌之狀無有謹詳者○朱氏
 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
 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
 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
 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
 聚二車以上依此○**卷八**曰徒御不驚則號令
 有素矣王氏曰盍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
 驚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宋**曰大廟不盈
 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廟不
 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反於衆而有法
 尔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
 也○**卷八**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
 乾足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謂
 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廟孔

氏曰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
故自左。標釋文曰柯林注公羊自左標射之達
于右膈中心无疾鮮潔也射右耳本後之孔氏
曰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
者爲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達肉已微惡射左解
釋文曰方介反謂解外達于右膈諒繞反爲下
殺孔氏曰射左股解而達過於右膈爲下殺
以其中脅死最達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
左膈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
謂當面射之翮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
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
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
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告者以辭讓
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度已物

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
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諱也

之子弓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允信展誠也○**孔**君子宣王也○

有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

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太穀

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

信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

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其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

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

也吉日維茂既饒壽丁老反田車既好四牡孔

集并假大阜從其羣

鄭氏曰戊剛日也○衆樂田之肯二日

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屬與○

伯馬祖也孔氏曰釋文云饒伯既禱馬祭

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厖也馬之祖始是厖

也要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

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

駟○孔氏曰孔阜其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

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

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宋氏曰蓋曰可以

田矣○禱禱仁禱

吉日庚午饒坐我馬獸之所同厖音嘉禱

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禱

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

祭擇也○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

鹿麋麇象多也董氏曰廣詁云麇象也○

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

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莫

浸洛水非河南之洛也○毛氏曰戊日祭禘庚

午亏田○毛氏曰漆沮麇鹿所生也從漆沮驅

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

漆沮之傍從祀以至天子之所○毛氏曰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奠天子皆羣下盡

為奉上○毛氏曰麇鹿羣口相聚也

瞻服中原其祁孔有儀儀表嬌反俟俟音士或羣

或友悉率左右以奠天子

祁大也趨則儀儀行謂俟俟獸三日羣

二曰友○爾雅曰瓊樂也○孔氏曰視服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為羣或二三為友○宋氏曰從王者視服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說文曰詩曰任任俟俟董氏曰韓詩作駮駮駮駮

既殛我弓既挾子治反我矢發服小祀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餘屨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祀解見騶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宋氏曰

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

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

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

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

終是彊弓挾矢而射之○孔氏曰發覆小豮

此大兕言能中殿而制大也孔氏曰小豮云發

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鄭氏曰

以所獲為俎實酌而飲羣臣也○程氏曰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東來

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

所以見王賤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

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

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六句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

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亏矜古頑反寡無不

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

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鴻雁弓

飛蕭蕭所六反其羽之子亏征飭其俱反勞亏野
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與也大曰鴻小曰雁孔氏曰鴻雁俱是

水鳥其形鴻大而雁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
避陰寒而南蕭蕭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

臣也○宋氏曰征行也○毛氏曰飭勞病苦也

矜憐也○蘇氏曰矜入人之可憐者也○毛氏

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

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

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蕭蕭未知所止也

○宣王憂勤亏上馴使者飭勞亏

野不敢違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

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為恐務也○東萊曰還定

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為至故曰爰及務

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
集萬民然後及之刪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
皆作雖剔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墉也○**毛氏**

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

為堵五堵為雉雉廣三丈則板六尺○**朱氏曰**

究終也○**鄭氏曰**鴻雁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

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

○**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

其墉垣而安處之鄭氏曰激民起屋舍築墉壁

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剔劬勞其究安宅

此勸萬民之辭文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

欲使不憚勞也

鴻雁兮飛哀鳴嗷嗷臣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寂愚人謂我宣驕

宣示也○憂民之未得安集故

曰哀鳴嗷嗷臣所以勤而勞來之也○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臣征臣垣為劬勞

也維寂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臣矜憐撫奄為宣

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

哀之甚切不介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

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

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興廢補敗不

能自靖不知者以為宣驕耳○東來曰此非以

不知為愠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

其於民惻怛深屬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雁三章章句

庭燎方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同類之屬所為乎。

庭燎曰：天下之事，賢者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始不守灋，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秋底以露其軀，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庭燎**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褻失之漸，置斯于無羊於末，見終謹以隱之。

庭如何其音基，夜未受庭燎之光，君子至止，繩擊

將 七 羊 反

說文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說文云爰中

也廣雅云爰極中也秦風云死在水中爰爰亦

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爰而至

未盡說未盡而至鄉明也孔氏曰毛傳言爰且

者且是夜屈之隄言未爰者謂夜未至且非謂

訓爰為且故王肅曰爰且未且夜半是也○

宋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

之為明司烜云邦之大事供蕢燭庭燎極於門

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

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聖公蓋五

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

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

竹灌以脂膏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

剔其衰也。輝，剔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

侯也。將，將變鑿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

安於寢而問夷之早晚曰：夷如何矣。剔對曰：夷

未變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變聲矣。

夷如何，其夷未艾音刈。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豈

止變聲，噦噦乎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

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

朱氏曰：晰晰，小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

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

徐氏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戊之戊非是。呼會

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音暉君子

止言觀其旂音祈

宋曰號晨旣曉也有輝天明而光散也○

國曰上二章聞纒響爾今夜晚明見其旂是朝

之時也朝禮別邑始入○**東**曰宣王將朝而

屢問其志雖勤歛未能安定疑止躍歛有喜事

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汙絲蕭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

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

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臣諫之

名汙飛流水朝直遙反宗亏海歛惟必反飛飛隼

息尹反載飛載止嚙我兄弟邦人諸友莫爾念亂

誰無父母

○鄭氏曰興也○孔氏曰汚然而滿者服流水也

○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夔見曰宗隼解

見采芑○鄭氏曰載剽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

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

天子○國語曰駽服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

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

可常○東萊曰諸侯之於天子如汚水之朝宗

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

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

寧冀爾念亂况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歛剽其

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王使之

自反也

○孔氏曰服流水其流湯湯失半反駽服飛隼載飛載揚

○孔氏曰駽服不躓并亦反載駽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彌弭

氏反忘音亡

圖曰湯湯飛流盛貌○**毛氏**曰不踏不循道

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

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飛不循道之諸

侯○**陸氏**曰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

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任詩者憂

之

歎飛飛隼率飛中陵民之譌言寧黨之懲戎友教

矣譌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譌偽也○**毛氏**曰懲止也○

陸氏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領濶度

者○**孔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

章言念飛不續刪是不朝也如此言鳩飛隼

率飛中陵刪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為此詩者

以讒言其興也○東來曰首章言諸侯之不

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

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

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譌言乃欲誣污之寧可

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

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

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

慝使忠願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

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諷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佐與鶴鳴

兮九臯聲聞音問兮野象潛音潛在淵或在兮渚樂音

洛寂之園爰有榘音榘檀音檀其下維音托穉音托它山之

石可以為音錫錫七落反

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舉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

也○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

○洛桑穢雜毛氏曰落擇也○

也說文銘在厝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為厝○

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已意其詩最為

難曉毛氏曰鶴鳴○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

名著也良夔在淵小夔在渚何樂於暇園之觀

手尚有極檀而下翼擇它山之石可以為銘石

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說然未必得詩

人之意也今存其說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眾

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夔在淵或潛在淵樂服

之園爰有檉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楊人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猪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

為紙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穀聲非

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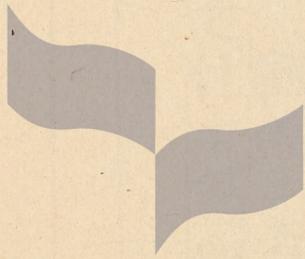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四章二百五十五句

浙江圖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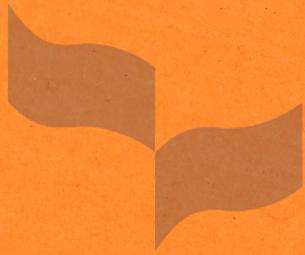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000440

一 一九五五年 四月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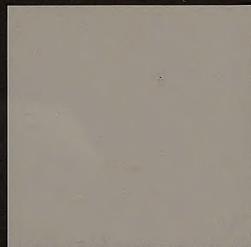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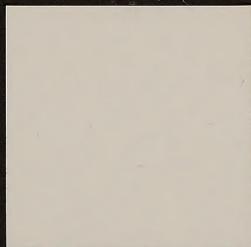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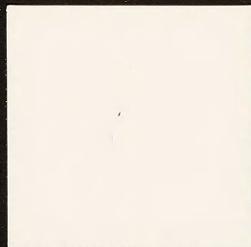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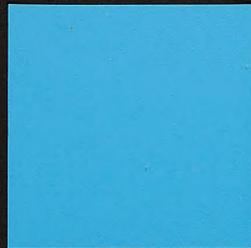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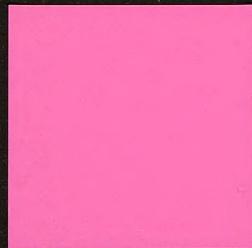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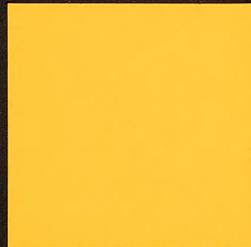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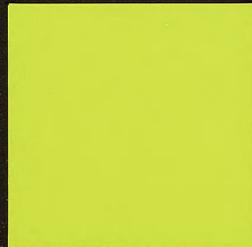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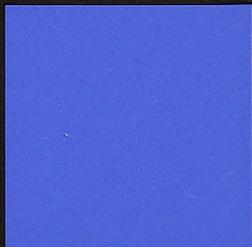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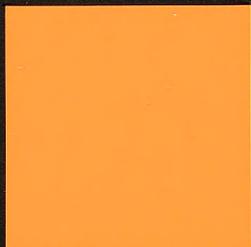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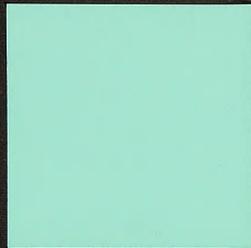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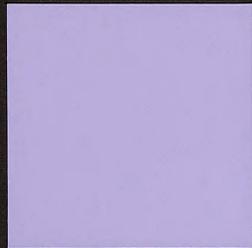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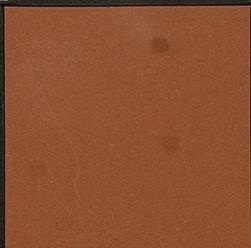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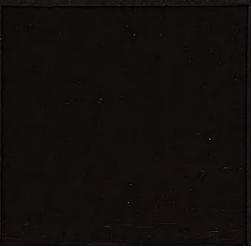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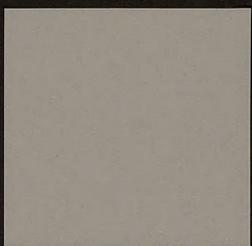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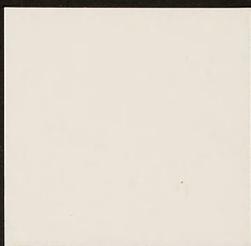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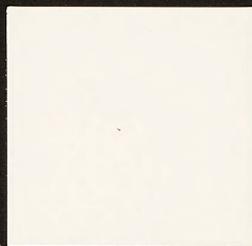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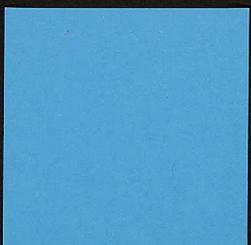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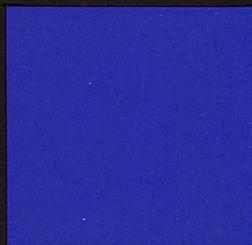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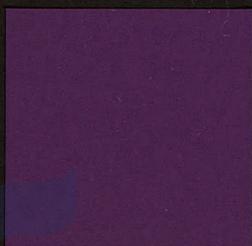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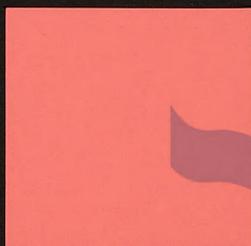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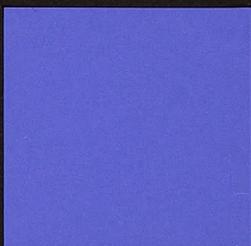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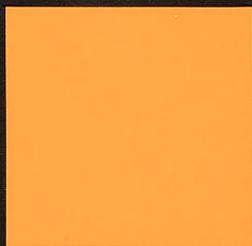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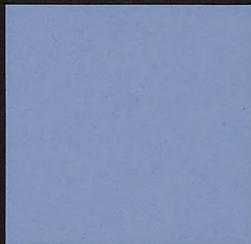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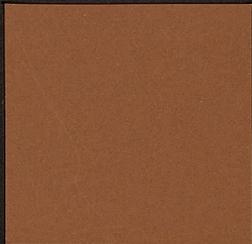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 xrite

1mm